

陶菊隱著

菊隱
譚

督

軍

團

傳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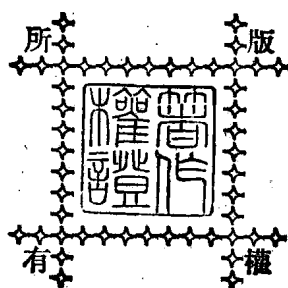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菊隱督軍團傳（全一冊）



定價國幣六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陶 菊 隱

發行人 李 虞 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三八六八×中）

菊隱叢譚書目

歐洲風雲第二集

歐洲五強內幕

歐洲談藪

亞洲談藪

美國談藪

中南美洲談藪

非澳兩洲談藪

世界名人特寫

世界名人特寫續編

歐美談片

國際掌故

世界珍聞

現代知識

現代女性

近代軼聞

新語林

閒話

密斯馬

吳佩孚將軍傳

大君子傳

菊隱啓事

上列各書均筆者近年來在報章發表之稿承讀者不棄認為有可采之處敦促彙刊印行惟文中材料半采自書報半得諸傳聞讀者如有見教或更正之處尚乞惠書由中華書局編輯所轉交筆者決不文過飾非也

菊隱叢譚

督軍團傳目錄

- | | |
|-------------|----|
| 1. 一片龍旗出北京 | 一 |
| 2. 張大帥和他的同志 | 八 |
| 3. 徐州會議 | 一四 |
| 4. 府院衝突 | 二二 |
| 5. 湖南問題 | 二八 |
| 6. 四川問題 | 三四 |
| 7. 兩朝元老 | 四二 |
| 8. 對德宣戰案 | 五一 |
| 9. 軍意呢還是民意 | 五七 |
| 10. 一幕笨拙的老戲 | 六三 |
| 11. 羣魔亂舞 | 六九 |

12. 神經戰.....七四

13. 解散國會.....七九

14. 短命內閣.....八六

15. 段也要爭人格.....九二

16. 醜劇和悲劇.....九九

17. 新舊總統.....一〇七

18. 兩雄角力記.....一一五

19. 大奉天主義.....一二九

20. 武力統一政策.....一三七

21. 新府院之爭.....一四六

22. 戰乎和平.....一五六

23. 停戰與討伐.....一六四

24. 主和者是漢奸.....一七三

25. 兩路進兵·····	一八二
26. 銀質獅紐大印·····	一九〇
27. 總統選舉會·····	一九七
28. 新裂痕·····	二〇八
29. 陝西問題·····	二一五
30. 五月四日·····	二一九
31. 馮國璋之死·····	二二六
32. 靳內閣·····	二三五
33. 吳師撤防·····	二四二
34. 驅張·····	二四八
35. 自治與自亂·····	二五九
36. 若干武人的結局·····	二六三

隆裕太后做壽後祇隔了六天，到二月二十一日便因水腫病追隨先皇於地下去了。中山先生和黎副總統的暗電都由清室發表出來，他們居然以「大清皇帝暨王公大臣」的名義覆襲的電：「副總統哀悼大行皇太后仙馭升遐，情詞懇摯，並蒙飭屬依制成禮，遣員致弔，足徵優待之隆，不勝感綬之至。」

袁是個慣於扮假戲的怪角，他自己黑紗纏臂以誌哀思，並通令全國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吏服喪二十七天，報喪的電均由國務院代發，文中均用「大清」的字樣。二月二十八日全體國務員又往致祭，也不外車……轎……三鞠躬的那一套。袁表示他的關心，又致書「大清醇親王」請晉封瑾妃的尊號，清室乃恭上尊號曰「端康皇貴妃」，這樣她才取得主持宮闈事務的地位。

三月十九日即陰曆二月十二日太和殿舉行所謂國民哀悼大會，所謂主祭總代表就是當時的參議院議長吳景濂。陰曆三月初二日為隆裕釋服之期，軍界舉行所謂全國陸軍哀悼大清隆裕皇太后大會，領銜的正是辛亥年領銜勸退的段祺瑞。這一切都出自袁的安排。

袁對隆裕如此的推崇，所以自命忠於清室的張勳撫摹上頭的風氣，居然通電稱之為「國喪」，而且敢於說食毛踐土莫非王臣的一派混帳話：「我大總統及政府諸公皆清朝二百餘年之臣子，即新黨人物間有崛起草莽，其祖若父亦皆受祿於朝。」

滿族大臣王公賞穿孝服百日，漢人中也加入了陸潤庠，徐世昌，陳寶琛，袁勵準四個，是多麼難得的異數呀！

過去大名鼎鼎的內閣總理大臣也就是慶記公司的大老闆慶親王奕劻，清室屢召他不來，他在天津德租界作寓公，又在日租界開了一所膠皮車公司，那裏背向倒台的皇太后奔喪呢！

四月三日又是梓宮奉移之期，袁命攝影以存紀念。這天勾起了繆崑侯的一腔心事：他就是端方的兒子，宣統元年德宗奉安時，他父親在隆裕行宮前偷攝照片，以此犯了大不敬的罪，革去北洋大臣等等本兼各職（以陳夔龍繼任。）

靈車到了西陵，有兩個伏地痛哭的活寶貝——勞乃宣和梁鼎芬，一眼看見一個西裝革履的紳士向靈前行着三鞠躬的洋禮。他們認得那紳士就是慶親王的兒女親家孫寶琦。梁想奚落他一番，却假裝作不認得他，乃上前欠身為禮：「先生是那國人，叫什麼名字。」

孫說：「節庵，你莫惡作劇呀。」

「什麼東西，」梁陡然扳起面孔來。「你若是革命黨，就不應該來，若是大清朝的官，就應該穿孝服來。你這個無恥東西，虧你老着臉站在這片乾淨土上！你帶信給奕劻那個老東西，最好莫再活在這個世界上吧！」

「你罵得真痛快，」勞站起身來極口附和着。

這是當時不明大義而自命為深明大義的一般所謂遺老者的心理。做慣了奴才的人們，常會對解放者投以憎惡的眼光。可是民國成立時為着避免流血的緣故，不錯遷就袁世凱所提的優待清室條件，條件中有「仍存帝號」之一款，使清室在名義上形成了國內之國，所以還有許多腐舊份子仍然做着「日光重光」的怪夢。

距隆裕之死四年零五個月，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天方破曉，北京城的老百姓們還在殘夢未收的時候，忽然聽得警察挨戶敲門的聲音，叫他們快起身，快快掛上龍旗。

「怎麼，今天又換了朝代了嗎？」大街小巷右舍左鄰一個個披衣起來，互相打聽這個突如其來的怪消息。嘿，消息傳播得真快，「宣統皇帝」又坐了金鷺殿了，左輔右弼有文武二聖。陽曆廢止了，陰曆回了頭，今天不是七月一日，是什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中華門」又改了「大清門」了。街上布滿着張勳的辮子兵和馮德麟帶來的鬍子兵。

根據這些消息，做順民就得掛龍旗，而一時那來這許多的龍旗呢！有些人向戲館子裏借用三角旗；勸業場又有人趕製龍旗；假辮髮和紅頂花翎都從舊貨攤上發現了，把一座古老的北京城渲染得像個妖魔世界。（同時川甘邊境也出了一個「皇帝」建都於懋功縣，更名曰「皇都縣。」）

打開宮門鈔一看，嘿，有這麼多的「上諭」：

一、朕不幸，以四齡繼承大業。辛亥變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靈塗炭，毅然付託前朝臣貴世凱設臨時政府，推讓政權，公諸天下。……乃國體自改共和，紛爭無已，迭起干戈，強弱暴斂，賄賂公行，歲入增至四萬萬而仍患不足，外債增至十餘萬萬而有加無已。……今者復以黨爭激成兵禍。……據張勳，馮國璋，陸榮廷等以國體動搖，人心思舊，合詞奏請復辟以拯生靈，又據程鴻謨等合詞奏請御極聽政以順天心，又據黎元洪奏請奉還大政以惠中國。……不得已

准如所請，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臨朝聽政，與民更始。……所有應興應革諸大端，條舉於下：（一）欽遵德宗景皇帝諭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爲大清帝國善法列國君主立憲政體。（二）皇室經費仍定爲每年四百萬元，不得增加。（三）凜遵祖制，親貴不得干政。（四）融化漢滿畛域，滿蒙官缺已裁者不復，至通婚易姓等事，並着有司條議具奏。（五）凡與各國簽訂條約，已付債款合同，一律有效。（六）廢止印花稅。（七）廢止新刑法，暫以宣統初年頒布現行刑律爲準。（八）革除黨派惡習，所有從前政治犯悉予赦免。（九）臣民無論已否剪髮，悉聽其便。內閣議政大臣張勳。

二、黎元洪奏稱：前因兵變被脅，盜竊大位，謬領國事，無濟時艱，並瀝陳改建共和諸弊害，奏懇復臨大統以拯生靈，自請待罪有司等語。……覽奏情詞悽惻，出於至誠，從亂既非本懷，歸政尤明大義。……厥功甚偉，深孚朕心，着錫封爲一等公以彰殊典，尙其欽承朕命，永荷天庥。

三、任張勳爲政務總長兼議政大臣，梁敦彥爲外務部大臣，王士珍爲參謀部大臣，張鎮芳爲度支部大臣，雷震春爲陸軍部大臣，薩鎮冰爲海軍部大臣，朱家寶爲民政部大臣（首先改行陰曆的又是他），詹天佑爲郵傳部大臣（未就），沈曾植爲學部大臣，勞乃宣爲法部大臣，李盛鐸爲農商部大臣，桑諾爾布爲理藩部大臣。

四、任張勳、王士珍、陳寶琛、梁敦彥、袁大化、張鎮芳爲議政大臣。

五、任萬繩試、胡嗣瑗爲內閣閣丞。

六、任徐世昌、康有爲爲弼德院正副院長。

七、任張勳爲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馮國璋爲南洋大臣兼兩江總督，陸榮廷爲兩廣總督，曹錕爲直隸巡撫，齊耀琳爲江

一片龍旗出北京

蘇巡撫，倪嗣冲爲安徽巡撫，張懷芝爲山東巡撫，閻錫山爲山西巡撫，趙倜爲河南巡撫，李純爲江西巡撫，楊善德爲浙江巡撫，譚延闓爲湖南巡撫，王占元爲湖北巡撫，陳炯明爲廣東巡撫，譚浩明爲廣西巡撫，李厚基爲福建巡撫，唐繼堯爲雲南巡撫，劉顯世爲貴州巡撫，楊增新爲新疆巡撫，張廣建爲甘肅巡撫，張作霖爲奉天巡撫，孟恩遠爲吉林巡撫，許蘭州署理黑龍江巡撫，劉存厚爲四川巡撫，陳樹藩爲陝西巡撫，姜桂題爲熱河都統，王丕煥署理綏遠都統，田中玉爲察哈爾都統，王廷禎爲江北提督，盧永祥爲江南提督，張敬堯爲長江水師提督，龍濟光爲廣東提督，陳光遠爲直隸提督，范國璋爲浙江提督，吳光新爲湖南提督，蔡成勛爲福建提督，馬安良爲甘肅提督，馬福祥爲固原提督。（以上七月一日僞令）

八、授羅鴻禪，升允爲大學士。

九、錫封張勛爲忠勇親王。

十、錫封馮國璋陸榮廷爲一等公。

十一、康有爲賞頭品頂戴。

十二、王士珍賞穿軍衣。

十三、京畿軍警賞洋十萬元。

十四、任載瀅爲禁衛軍司令。

十五、著各督撫每省派三人來京議憲法國會。

十六、徐世昌授太傅，派曹秉章赴津迎之來京。

（以上七月二日僞令）

十七、張人駿，周馥均授爲協辦大學士。

十八、岑春煊、趙爾巽、陳寶龍、呂海寰、鄭嘉來、張英麟、鐵良、吳郁生、馮煦、朱祖謀、胡建樞、安維峻、王寶田均授爲弼德院顧問大臣。

十九、召鄭孝胥、秦炳直、陳際唐、吳廣坻、趙啓霖、華世奎、翁斌孫等來京。（以上七月三日偽令）

人人都曉得這是張勳變出來的一套戲法。他早就想復辟，他手下兵將們都把辦子盤在軍帽裏，就是想進行復辟的一個明證。他對威重一時的袁宮保不能無所忌憚，所以隱忍未發。可是袁的種種假做工，對清室的種種推崇，有一個時期使他錯認袁也是同道中人。

袁的心理是怕別人罵他奪天下於婦人孺子之手，而且他自己暗中進行帝制，對帝政派不能不採取放任態度。在不明了他內心的人們，也像張一樣錯認他忍辱負重：辛亥和議是以偽共和欺騙黨人，不久國民黨被他打垮了（癸丑之役），將再以天下還之於清室。當他進行帝制而尙未表明有自爲之心理時，許多腐舊份子都是這樣的精想。

張大帥和他的同志

張勳有元電發表，「元」是五月十三日的代字，其實就是七月一日。該電與偽詔同出康有爲手筆，與籌安會宣言堪稱異曲同工，原文如下：

國體既就共和，總統必須選舉，選舉之期又僅以五年爲限。五年更一總統則一大亂，一年或數月更一總理則一小亂，以視君主世及猶得享數百年或數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淵。……總統違法之說，已爲天下詬病之資，聲譽既墜，威信亦失，強爲擁護，終不自安。……縱欲別揀元良，一時亦難其選，選在南則北爭，選在北則南爭。……大清忠厚開基，救民水火，其得天下之正，遠邁漢唐。二祖七宗，以聖繼聖，我聖祖仁皇帝聖神文武，冠絕古今，我德宗景皇帝時勢多艱，憂勤尤亟。……我皇上冲齡典學，遄時養晦，國內迭經大難，而深宮匕鬯不驚，近且聖學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祐清祚，特畀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應運而施其撥亂反正之功。……勳等枕戈勵志，六載於茲。……凡我同袍，皆屬先朝舊臣，受恩深重，即軍民人等亦皆食毛踐土，世沐生成，接電後應即遵用正朔，懸掛龍旗。（此電被劫列名的有王士珍、江朝宗及京畿軍警長官十四人。）

後來復辟失敗，國人對張背叛民國的大罪不甚追究，還有同情這個大傻瓜愚忠可憫倒不失爲一條硬漢子的，却很少人知道他也是個人主義者，一個工於逢迎的卑鄙人物。他是江西奉新人，幼年在奉新望族許振樟（字仙屏，曾國藩弟子，曾任河道總督，死後諡文敏）家當侍童，許薦他在廣西提督蘇元春家當廚子，他工諛

蓄媚，一步步取得新主人的信任，派他當差官到北京，帶着許多珍品去鑽李蓮英的門路。後來蘇提督被兩廣總督岑春煊參倒，李就保薦他在營中當管帶，由此一步步爬到提督的地位。庚子年他「護駕西狩」，西太后還稱贊過他一聲「忠勇可嘉」。辛亥革命時兩江總督張人駿由南京逃走，清廷就近調將，就派他以江南提督坐升江蘇巡撫兼攝兩江總督，是他扶搖直上的一個時代。

民國成立了，他的總督沒做成，被江浙聯軍趕走，他因此恨民國，更痛恨創造民國的國民黨人。二次革命時袁要利用他攻南京，南京果然被他攻下了，袁不得已以江蘇都督報酬他，但袁不認他是「自己人」，隨後借外交問題調他為有名無實的長江巡閱使，蘇督一席派自己的心腹大將馮國璋繼任。

他和袁的關係就祇建築在互相利用之一點。他以為清朝統治之下他能够隨心所欲，所以無時不存恢復清朝之志，嚴格說起來，這樣一個醉心利祿的人物，說他忠於清室也是不對的，不如說忠於他個人來得恰當；復辟一舉手之勞，他馬上取得忠勇親王、議政大臣和北洋總督的許多大頭銜，挾傀儡以令羣雄，位居大、副總統之上，是他登峯造極的黃金時代。

他敢於進行復辟，由於他對實力派估計錯誤之所致。他生平最看得重兩個人，就是江蘇督軍馮國璋和廣西督軍陸榮廷。他常說兩陸北馮對袁宮保的不合作是洪憲皇帝的催命符，而這兩人對他是絕對不會不合作的，有了這個把握，所以洪憲朝雖失敗於前，而復辟必能成功於後。

陸是他的老同寅老把弟兄。六年三月，陸由廣西北上，二十四日過徐州，張以極端隆重的禮節迎接他，又

以極端親熱的態度款待他，一疊連聲地喚着老兄弟：「咱們多年不見，當年的老同事只剩下了你我，而你也都老了。」

張見客時必行着前清時的跪拜大禮，有些不懂得這個禮數的，他的隨身馬弁必得從旁提醒着。那天見了老把弟的時候，仍然不免對拜如儀的那一套，接下去便是豐盛無比的筵席。喝過了幾盅酒，他借着酒意談到清室的厚澤深仁和袁宮保辜負先朝，民國不成體統的話。陸是個老於世故的人，心中未必以為然，口中却祇含糊地應着。第二天陸離開徐州時，張又親自送上火車，直到火車看不見影子才回。過去馮國璋以副總統之尊到徐州，張却不曾有過這樣謙下的禮貌。

後來陸在北京見過溥儀一面（三月三十日），送了些廣西土產，而復辟派乘機造謠，「陸老頭兒獻女為妃」和「宣統賜以內帑三萬」之說盛傳一時。

張這個老粗却頗有敬禮文士的習慣，翰林公和他做朋友的有貴州胡嗣瑗、廣東溫毅夫、江西劉廷琛等人。胡介紹康有為的弟子潘博做他的祕書，不久張又轉介紹潘做馮國璋的幕賓。剛巧馮要用一位祕書長，潘又乘機推薦了胡，從此胡、潘這兩個宗社黨，一個做馮的祕書長，一個充馮的代表，成為裏應外合之局。馮懶於看公事和往來電報，一切都交給祕書長代辦，因此演出了許多陰錯陽差的事。

陸榮廷死了兒子，馮上將軍的代表潘若海先生（若海為潘博之字）出現於南寧，表面為弔喪而來，其用心是想窺探陸對帝制問題的態度（袁將稱帝時。）這個招搖撞騙的策士，公然敢傳着馮的「聖旨：」「華師

的意思，與其推戴項城稱尊，毋寧擁護清朝復辟。」「復辟是一件應天順人的事，華帥與張紹帥的意見完全相同。」正如上文所說，陸是個老於世故的人，雖然話不投機，亦只含糊地應着。

黎元洪繼任總統後有所謂府院交惡時代，潘又以馮副總統代表資格到徐州向張談及帝制問題，却另有一番買空賣空的鬼話：「當年陸幹帥向我吐露了許多懷念舊君的話，其忠義之氣溢於言表。」這正是張所願聽的話。

「可是，馮華帥怕不會贊成吧，」張以馮的地盤和他最接近，要復辟非取得他的同意不可。

潘又不假思索拍着胸脯說：「馮公是個胸無主宰的人物。大帥爲督軍團盟主，大帥往東他也得往東。大帥舉義於北，幹帥響應於南，這不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嗎？」

張還是不放心，要先試探馮一下。他打電報給馮有「共和不適國情，鞏固北洋團體當另籌良策」的話。不料馮的覆電公然主張復辟，張才下了最後的決心。這又是一局翻戲：潘知道張的電報待要發出去，乃先以密電致胡祕書長，報告他在徐州出賣風雲雷雨的經過，請胡代馮擬一個贊成復辟的回電，而大錯因以鑄成。

利用馮對付北洋派，利用陸控制西南，是張的如意算盤。過去陸打倒了「洪憲皇帝，」怎麼張會把他拉過來做復辟同志呢，除受人朦蔽的一個因素外，張對陸又有一種錯誤的估計。他以爲人生不能離開兩個條件，一爲感情的驅使，二爲名利的牽掣。感情上老把弟不能不替老大哥捧場；事實上過去陸之反袁由於洪憲皇帝僅封他侯爵，而他的親家翁龍紫丞（濟光）得封郡王，使他一怒而反袁，可是現在呢，我給他一等公爵，與大副兩